

把春天挖回家

□邓荣河

春回大地，暖暖的阳光如神奇的手，广袤的大地一经阳光的抚摸，渐渐生机勃勃起来。田间地头的那些有名没名的野菜们，自然不肯落后，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相继露出了头脸，从而迎来了它们的盛产季节。一向闲不住的老爸，这回可有活干了——每天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到郊野挖野菜。用老爸的话说，他要把整个春天挖回家。

老爸挖菜的地点有讲究，从不去公园，单选那些较为偏远的荒坡、河岸边。纵使道路边的野菜再鲜亮，他也不会轻易去碰。老爸说，到路边来往的车辆比较多，汽车尾气重，野菜们会在无形之中受到熏染，吃多了可能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仔细一琢磨，

还别说，还真有一定的道理。

半天下来，老爸自行车后面的小袋子里总会满满的。什么麦蒿呀、荠菜呀、曲麻菜呀、婆婆丁呀、苦菜呀……应有尽有。回家后，老爸也不闲着，总是在第一时间给各种野菜进行分类，分别放到不同的盆子里。接下来，就是择菜、洗菜。那晚，小女儿心疼爷爷，劝老爸别去挖野菜了，好好在家休息休息。老爸笑笑：“我那是一举两得，既挖到了野菜，又锻炼了身体，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那叫走进自然，比憋屈在家里，强多了。城郊车辆少噪音小，空气清新，那可是纯天然的大氧吧。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踩着酥软的土地，甭提有多舒服了。用现在比较时尚的话说，俺这

是百分之百的有氧运动。”言语间，尽是舒心的惬意。

其实，我知道，老爸之所以对野菜情有独钟，与他们那辈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每每我们全家吃着新鲜的野菜，老爸总会一次次给我们讲起那些越来越远的往事——那些整日与野菜相伴的日子。是啊，在上个世纪的困难时期，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如果没有野菜进行辅助充饥，就没法渡过难关，也就不会有机会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可以说，野菜是凝聚在老爸他们那辈人心头的一个难以割舍的结。把野菜叫做救命菜，一点也不为过。从救命菜，到休闲菜，野菜身份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老爸不仅爱挖野菜，而且还传授给了我们很多野菜的食用方法——或挖些荠菜做馅蒸包子包饺子，或掐点青青菜炒鸡蛋，或清洗些苦菜加点粉丝凉拌着吃，或弄些曲麻菜沾着甜面酱芝麻酱吃……无论哪种吃法，都能口齿留香，让人百吃不厌。每年一到阳春时节，什么大鱼大肉啊，都会悄然间离开我家的餐桌。各式各样的野菜，开始成为我家饭桌的主宰。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不胜酒力的我总会陪老爸喝两杯。当然，各种野菜是必不可少的酒肴。小日子虽说不上有多浪漫有多滋润，却也有滋有味。用老爸的话说，咱普通百姓，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知足了。



克时艰

屋漏偏遭雨
天灾有时限
咬牙解困结
天健云开散

心开花

平滑起浪花
木剑带尖牙
匠手用心久
行行做大家



梦起航

雁阵返它乡
心追去远方
天高山野阔
做梦御风航

观棋局

路口弈局棋
赢家难破谜
数年同战况
原是塑金泥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想象那是海

□任诗桐

从单位步行到松花江，不到十分钟。江面不宽，很容易就能看到对岸掩映在林中的高楼。跨江大桥横亘其上，老江桥上游人如织，高速列车在新江桥上呼啸而来。曾几何时，我多么希望那是一片海。海水湛蓝，海鸥飞旋。当海风吹起，咸湿的腥气，便会扑面而来，让街道不再尘土飞扬。

从小我就对海有一种执念。看到电视里播放海洋的画面时，总是那么地心驰神往。我曾想象自己是海尔兄弟，在太平洋上乘风破浪。青春时期，看过了偶像剧，觉得浪漫的爱情一定要在海边，才最合宜。可是在我生活的那个小镇里，最近的一条河，距离镇子也有六七公里。镇上的人都叫她北河套，其实她的学名叫做讷谟尔河，达斡尔语，意思是“秋天的水”，曾是达斡尔族的聚居地。

河源唯远，讷谟尔河是嫩江左侧的一大支流，发源自小兴安岭西麓，流经四个县市后，再次汇入嫩江。途经流域地形多变，河流湍急，于山岭之间蜿蜒流淌，河道复杂，支流众多，两岸植被茂密，林海莽莽。流经故乡的那一段，水面不甚宽，流水淙淙，四野开阔。有

时，我会把她想象成海，学着影视剧里的情节，去吹吹风，散散步，把心中的小秘密画在岸边。

大学毕业那年，我为策划了一场海边的毕业旅行。那段时间，我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爱。初中同学辉子在海滨城市读大学，他说每逢不开心，就会来到海边，只需站一会儿，深吸几口气，就能瞬间将焦虑化解。我不知该如何消解这份逝去的情感，他却对此只字不提，只说要带我去一片游人不太常去的海域。果然，视野之内，人烟稀少，只有海浪翻滚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至今难忘。我望向那片蔚蓝，就如同儿时久远的梦想得以实现。面朝大海，我贪婪地呼吸着海边清凉的空气，奋力呼喊着她的名字。像是清空了心里的回收站，我瞬间感觉敞亮了不少。“怎么样？有效吧！”辉子终于开了口，“一分之差，我与研究生失之交臂了。”我知道为了这次考试，辉子付出了很多。可他却没有向我絮叨这份苦恼，始终在为我安排游玩路线，尽地主之谊。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海纳百川，辽远无垠。大海，不知已接纳了多少痛苦的、纠结的、无奈的、悲伤的情绪，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将心事倾吐于此。

找工作时，我把目标锁定在了临海的城市，畅想着余生能与海为伴，将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有心栽花花不开，人生总是充斥着事与愿违。住在海边，终未如愿。

于是我来到了这座依江而建的城市，初来时，便时常听到当地人的一句口头禅，“走啊，去江边走走”。入乡随俗，那江边的四时风景，不知不觉地已经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春季开江的壮观，夏季波光点点的江水，秋季五彩斑斓的倒影，冬季玲珑剔透的钻石海，各有风姿，各自精彩。

“走啊，去江边走走”，心里烦闷时，焦躁不安时，我也会和朋友提出这个建议。像儿时一样，我也把她想象成了海，渐渐地，她已然成为了我心中的那片海。

本版邮箱:zhoumowenyan@126.com

老房子 (外一首)

□陈家忠

很多客居他乡的游子
梦里装满几间老房子
如同一颗硕大的图钉
从梦的口袋里挣扎着露出头
刺疼了我的乡愁

很多老人
总是渴望回到故乡
去看看
那挂满蜘蛛网的老房子

房檐下飞来飞去的燕子
依然守候着
似乎在等待游子的归来
呢喃细语里告诉你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一杯茶，慢慢地饮

人过六十
就犹如一壶酹茶
或煮或泡茶香扑鼻
斟上一小杯
慢慢啜饮

一杯斟满昨天
所有的高光时刻
所有的爱恨情仇
所有的悲欢离合

尚有茶香的空杯
温和地立在天地间
与昨天和解

接下来斟满今天
用唇慢慢吹去漂浮中的茶沫
让杯中的岁月走得慢一些
再慢一些

最后斟满一杯明天
不喜亦不悲
顺其自然

三杯茶饮完
壶、杯不翼而飞
唯有淡淡的茶香
在空气中缓缓升腾